

心灵感韵

乡 愁

□文 妍

人的一生总有一座山让你难以忘记,总有一条河萦绕于你的心怀。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是时时想起念起,于我而言,那一定是故乡孟县的高城山、南河水。

离开故乡已经很久很久,久到忘记了我的村庄叫什么名字,那里的人们长什么样子,就连亲戚的面容也近乎模糊。

那时的我只有四五岁,是个羞涩的只会躲到奶奶身后的乡下小丫头。我家小院很小,门朝东开,进门三间西房,中间是我和奶奶的屋子,里间是放粮食、杂物的地方,外间是厨房,奶奶在那里生火做饭,我就在旁边看着她,听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讲故事。

有时候她讲的故事好听,如七仙女、白蛇传,有时候讲的故事吓人,什么画皮、千年狐妖,我害怕得都要捂耳朵,边往门外看边往她怀里钻。她一手拿着饭勺,一手搂着我笑着说:“看看这点儿胆子,怎么能当大英雄?我给你讲个武松打虎的故事吧,给你壮壮胆。”我重新坐回小板凳上,认认真真听她讲武松打虎的故事。

她讲:“武松上了山。”我就想象着武松上了院子北边的高城山,“林子大,猛兽多。”我就想起大人们常说起高城山上闹狼,我又害怕起来,听她讲到打虎那一节,手中的饭勺成了武松的拳头,敲得灶台铛铛响,我高兴地拍手欢呼。她讲得激情澎湃,我听得如痴如醉,感觉自己变成了高城山上的“打虎英雄”了。

孟县有两条河穿城而过。当地人常常把流经城北的叫北河,流经城南的秀水河叫南河。午后日头足的时候,奶奶喜欢带我去南河洗衣服。她头上顶一条白毛巾,手里挎个篮子,篮子里放着一家人的衣服,再拎一根棒槌,带着我向南河边走去。

南河不远。从我家出来,下一道大

坡,再向南拐,走一截就到了县汽车站,跨过一条马路,就是南河。只见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里面有许多小鱼,但是一走过去它们就钻进石头缝里寻不见了。

奶奶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开始洗衣服,只见她先把衣服放水里打湿,然后搁在青石板上抹上胰子(肥皂)用棒槌敲打,咚咚的敲打声在河两岸回响,间或有其他的村妇过来洗衣裳,就会有更多的捣衣声此起彼伏,像是演奏一章捣衣曲。

奶奶和村妇们有说有笑地洗着衣裳,我和其他的孩子们在河边跑来跑去,采一把野花,捉蝴蝶和蜻蜓,去追野外低飞的鸟雀……疯够了我就赤脚在河里蹚过来蹚过去,河水不深,奶奶不用担心我危险,只是嫌我弄得脸上身上满是泥土。玩累了或许觉得没趣了,我就坐在奶奶近旁的大柳树下休息。

阳光照得河水波光粼粼,透过垂柳妙曼的枝叶斑驳地洒下来,感觉身体暖暖的,好想在那块大青石上睡一会儿,一阵阵微风袭来,又顿觉神清气爽。河岸上不知名的鸟儿咕咕叫着,小河流声哗哗唱着,小河就伴着鸟鸣风吟欢快地向东奔去。那时候的我常想,南河流去了哪里,是去大海了吗?

20世纪70年代,我回到了阳泉,在父母身边上学,奶奶上了年纪后随着三个子女在三个城市辗转,老家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小院便被父辈们卖掉了。1995年,奶奶去世。我与故乡的联系,就是每年清明节回老家给奶奶上坟。

那些年,高城山已经失去了满目葱绿,而南河也已断流好多年。我心中的伤感,好久都挥之不去。

2015年,国家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好像就是那几年,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再回老家去,高城山上遍植苍松翠柏,南河岸边种了许多白杨树,蓊郁挺拔。

县城大开发,奶奶的坟地被迁到了东梁的大山上,给奶奶上坟直接走高速到东梁下,不必进孟县城。至此,我与家乡的这一丁点联系也彻彻底底断了。

前几年,与朋友旅游回来时路过老家,鬼使神差我想回去看一看。我悄悄地在卖了的小院门外站了好一会儿。院墙还是当年父亲用了好几个月的工资买砖请人砌的,院门还是原来那个老式木门,难为这家人还能守着这点老物件。

恰巧院里一个中年妇女听到动静打开门往外瞅,看到我便问是干什么的?我诚实回答:“我曾是这里的小主人,想老家啦,想进来看看。”她上下打量我,然后说:“随便看吧,我还有事,不陪你啦。”我连声说:“谢谢、谢谢,你忙你的,我看看就走。”我抬腿进了院子,四下打量,心里一下就凉了,院子里太脏太乱了,到处是机器,应该是榨油用的机器,女人说他们一家租了这里榨油卖。

看看院中央那棵苹果树,上面竟然开了许多粉色小花,难道它知道小主人要回家来吗?记得我和奶奶、姑妈曾在苹果树下吃早饭,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情。

看看破旧的西屋,那曾是我与奶奶的栖身之处,留下了多少童年的欢乐和与奶奶分离的痛楚,我抚摸了下西屋的门框,像是抚摸着奶奶长满茧子的手。

这一切从此别过。我定一定神,与女人道了别,转身离开了我曾经的家。

坐车离开,小村渐行渐远,高城山亦越来越远,远到变成了一个符号印在了心底。

从此后,我从工作的地方到栖息的地方,走南闯北,风雨兼程。改变了许多生活习惯,内心变得越来越坚强,人却越来越柔和随意。恍惚之间,竟然越来越像奶奶。而心中一个地方永远不曾改变,那里留着太多的乡愁,那里有我的家、我的亲人和我心中的高城山、南河水。

诗词曲赋

为什么能够花好月圆

□白瑞勤



我们的田园已经满目芬芳
埋在土地深处的种子
和在枝条上颤巍巍的花朵一样
都十分安逸
或者在甜蜜的睡梦里
咯咯笑醒

星河灿烂
我们的生活和许许多多的日子
有条不紊地前行
如同一条流动的江河
波澜不惊

美丽的故乡,房子,孩子
我们已经很久不再惊恐
强盗的掠夺
或者豺狼的入侵
更不会畏惧有一天地动山摇
江河决堤
冰雪封冻

清风丽日
按时走进每一个院落和家庭
儿女情长
和众多蝴蝶在花园中反复吟诵
那些有秩序的
上班族的滚滚洪流
那些川流不息的列车
和殷勤的快速
那些歌唱的流水线
那些欢奔的广场舞
那些春种夏收
那些仰望星空
那些光芒万丈的诗和远方
那些此起彼伏的琅琅读书声
就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一年又一年地延续

为什么能够花好月圆
为什么如此风平浪静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条不倒的钢铁长城

这条长城绵延在万里边疆
巍然屹立
这条长城日夜在我们身旁
护卫心灵
这是我们用信念和生命
传递的不灭火种
这是我们用鲜血和奉献
铸就的英雄组成
它的名字
如雷贯耳,让我们顿生敬意
它的光芒
熠熠生辉,铭刻进了历史的丰碑
在它的生日
我们轻轻地呼唤它,祝福它
那些难忘的回忆
那些无限的感谢
如长江黄河的浪花
在我们心中不停地涌动

故乡的山楂树

□刘选民



山楂也叫红果、山里红。20世纪80年代,村里在远山的梯田,引进栽植了一片山楂树。林业队坚持锄草施肥,认真经营管理,没过几年,山楂树就挂果了。到了深秋时节,有的树木开始落叶,有的野草开始枯萎,山楂树依然充满生机,红果绿叶成为秋天的美丽景色。

那几年,我经常吃到家乡的山楂。拿起鲜红鲜红的红果,轻轻地咬上一口,浓烈的酸涩,如今想起来,依然满嘴口水。

邻居大嫂很会加工罐头,她把果核去掉,加入冰糖和蜂蜜,熬制后装入瓶中。满瓶的鲜红甘甜,孩子们都喜欢吃。有时我把它切成薄片,放到阳台晒干。冬天用它和陈皮冲水喝,夏天泡茶的时候放上两片。都说能健胃消食、预防“三高”。药店里它是常用的中药材,大街上它却成为鲜红明亮的冰糖葫芦。

多少年以后,山楂树逐渐荒芜,很少有人去采摘。再后来,一棵也没有了。今

年春夏之交,我回到老家,决意去寻找那片山楂树。爬上高山,远近一片绿色,细细地辨认,不仅找不到山楂树,就连那层层梯田也消失在灌木草丛之中。当年成片的山楂树真的不见了。这封闭保守的大山啊,你怎么容不下远方的朋友,新来的物种?

下山的路上,怀着忧伤的心情,我在深深地思索。山楂树之所以被野草灌木挤走,抛开植物生存的自然法则,还是从山楂树自身找原因吧。

山楂树从栽种开始,人们一直在精心地呵护,就像娇生惯养的孩子,没经过风吹雨打。当人们放松管理的时候,面对杂草野灌的侵蚀,面对生长环境的改变,自己本身没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能力。没有了斗争的精神,也就没有了奉献的成果。

几十年的山楂树,已如人到暮年。苍老衰败,很难有再生的能力。而那些杂草野灌,冬天休眠,春天又生,它们永远是新生的力量。在自然状态下,山楂树衰老的躯干,不是它们的对手,离去是一定的。

我在想,这悲哀的山楂树啊,斗争的不足,创新的无力,使你凄惨地离去。人们应该从山楂树的消亡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不知何时,能把这荒山荒地开垦出来,种上一片一片的山楂树。到了深秋时节,再现那红果绿叶的秋色美景,再尝尝那酸涩难忘的山里红。我是充满渴望与期待的。